

毛栗树

谢冬梅



我们住到这里的时候,门前没有毛栗树,山上有。山上的毛栗树是公家的,成熟时集体打,按人头分。祖父土生土长,祖母不是。祖母嫁给祖父是二婚,带着两个男孩。这种婚姻在当地叫“下塘”。下到池塘的本来是鱼,得水的鱼才能畅欢地游下去。人“下塘”不一定有鱼的好运气,村子不是池塘。人们能走在岸上看一条重新入水的鱼大口吞水回旋欢庆活着的幸运,却不大容易容纳一个生人的忽然加入。生人,是刺。我们家人口多,毛栗子分得少。

四季长在山丘的毛栗树上,属秋季最好。牛牵到祖坟山,牛绳绕角搭背还没落稳,放牛娃已由人变猴儿。钻草窝扒山棘径直奔了栗子树。公家打完毛栗子,树就剩给了孩子们。上树是猴子们的天性,毛猴子爱毛栗子。蹲踞树枝的毛猴子的眼成了探针,顺着枝叶间漏下的天光到处探——戳毛栗子,戳住一个,穿目光的钎子上,再戳。直到钎子上顶满不能再穿,不慌不忙,吃一粒,剥一粒,吃一粒,剥一粒,吃到胸前腿上全是栗子肉,吃到树顶落完这一年冒出的所有叶子,到第二年毛栗树开花。

栗子填嘴,叶子覆土,丘上干干净净。荆棘和茅草砍回了家,捆成把,围坐着屋后的苦楝树。圆溜溜的小山丘,顺伢子新剃的头似的。顺伢子头爱长疖子,夏秋一个光头溜溜。小伙伴们唱道:“光头溜溜,溜在灶里,夹出来油爆爆哩;溜在碗里,夹出来油忒忒哩……”唱就打架,打完起身拍拍土,走不多远,扯脖子还唱。

我们家门前是一个小山丘,山丘上有一条小路,人来人往平整光滑,鞋带子似的扭着,带子上系一个村子,又系一个村子,一直系到好远好远,山与山的夹缝里一转,瞧不见了。近家门有块大石,总磨刀,石面黝亮晃得出人影。夏夜天没黑透,伯父坐上去,我们三三两两围着,听他翻古。他翻得不急不慌,我们着急也没什么用。

村子周围的山其实不能算是真山,黄泥堆阜,挖下去是黄土,再挖下去还是黄土。石头珍贵,藏在地底下,很深很深的地底下,没有光,黑起来就值钱,全是煤。挖煤人背着阳光钻进地底下刨钱,眼睛是黑的,头发是黑的,脸是黑的,笑的时候露出白牙。伯父想去刨钱,祖母说,明人不做暗事,暗地里的钱要用命换!

出村过条垄的坡下,好大一片空场,让煤堆成一片黑地,晚上黑,白天也黑。不断有机器从地底下往上卷黑,那些在地皮里钻进钻出的黑人儿们放肆地笑,敲着饭碗吃饭打闹。声音扎进村子,把村里年轻人的心尖尖儿上燎出许多泡泡儿。

伯父又一次站在祖母面前,希望得到同意。祖母端着半撮箕瘪谷,冲屋后小竹林叫鸡,“juo——juo——”几只鸡贴着地皮跑过来,带起干叶簌乱飞。祖母看着鸡,伯父看着鸡,两道视线沉重相叠。鸡啄瘪谷咯咯咯,吃饱了,地上的瘪谷一粒少似一粒,兜着圈儿再也寻不见。鸡望着伯父,鸡望着祖母,望着祖母垂在手里的撮箕,坐坐身子,挤出一点粪,蓬松着尾巴,不慌不忙又钻进竹林里去。竹林里堆着的几块老瓦爬上青苔,一窝松菌长老了,黑黑白白地翻着。“我去挣钱,给你花。”“不去,有的吃!”祖母掴打掴打撮箕,不瞅伯父,站站,回屋了。

祖母跟祖父又添三个孩子。伯父自己寻下媳妇,娶新妇进门,两间土墙茅屋门口,种一棵栗子树。栗子树长,栗子树阴下的人家跟着添丁。小鸡似的,树阴里围着栗子树跑。

上画画课,最容易画的是房屋,不用老师教。先画一个大正方形,大正方形里面,画一个小正方形,对称的那边,稍低点,再画一个长方形。大正方形上面画一个扁了的斜框。里面填好多圆对勾。房子画好,边上再画棵树,毛栗树。

门前的毛栗树变得越来越高,把树底下的房子比衬下去。一年一年的风雨砸在泥墙上,带出深的浅的小沟,蜗牛爬过似的。小沟破了,屋外的冷雨像个怯懦的客人,淌着往屋里瞅。破洞越来越大,容得下手指头,雨水不再客气,大摇大摆往屋地上淌。

煤矿冒顶的时候,祖母已经搬到村尾,没看到那一池塘黑水如何又回灌进地下,独剩几条泥鳅在淤泥里扭。伯父看见了。当时他正攥着扫帚扫毛栗子的落叶,他三个儿子的腰身已经有栗子树的二杈粗。那一秋的毛栗子结得格外多,那一秋伯父定了主意,熬糖做豆腐养活他三个古铜色的儿子。

灶头的锅里热气升腾,熬糖的时候,甜味是由青气变过来的;做豆腐,豆腐的香由一粒一粒黄豆中滚出。伯父最大的本领是吸烟,吸装在裤袋子里的香烟。吐烟圈,他喜欢吐烟圈给我们看。半仰头,窝嘴,一团白色的烟缓缓吐出来,上升时,变成一个浅白色的空心圈。吐烟圈的伯父是笑着的,眼角堆满了皱纹。那些皱纹跟梯子似的,任由他的三个儿子爬着,一个一个走进学校里去。大堂兄考上大学,二堂兄考上大学,三堂兄也考上大学。

栗子树越长越茂盛,站在村口一眼就能望见。伯父挑不动豆腐担子了,如毛栗树上的一片叶,黄边儿蜷缩,等待坠落。老屋拆了,毛栗树没动。新屋建起来,伯父的牌位被儿子们请上神龛,光足有风的时候,毛栗树的影子偶尔能扫上。村里要修公路,毛栗树碍事儿,双方吵着僵着,最终没伐。公路在毛栗树前扭了一个弧线,去下一个村子,再下一个村子。

五冲,是一个隐于山间的村庄,处于常宁西岭的群山中。何以名为五冲?我不得而知。朋友圈中,不断有人提到过这里有个滴水冲瀑布。

向五冲去,沿半成品盘山公路而上,到达一处稍平整的地方。路边有两块木制标示牌:一块标示牌上表明前方是村庄,右行是滴水冲瀑布;另一块标示牌上是“温馨提示”,大意是,滴水冲瀑布水量不足,为达到最好的观赏效果,实行关闸蓄水。如需前往观赏,请联系某某人,如自行前往,责任自负云云。

我们先去村庄打听一番,找到了向导。

沿着村庄前面一条小溪前行。小溪水量不大,溪中的石头长年累月被水流清洗浸润,或布满青苔,或光可鉴人。溪的两岸,草木幽深,林木茂密,有山逶迤,山形也很雄浑。山,定是男人的山,胸怀壮观,虚怀若谷。溪,定是女人的溪,柔情似水,纤纤情愫。山与溪的结合,既浪漫又很缠绵。溪绕山转,山随溪移,一重又一重,一个弯过去,另一个弯又在等着,反复无常理。

经过一大片茂密的竹林,空气变得异常潮湿,仿佛能掐出水来,也不知道是细雨,还是竹林里蒸腾出来的水汽。雨雾在翠绿的竹叶上聚凝成珠,清亮晶莹,如翠如玉,积得重了,缓缓地向下滑落,悬在叶尖,光亮如电。微风轻吹,水珠儿轻轻晃动,倏地向下坠去,在翠绿的竹林子里划出了一道漂亮的细线,滴到地上,滴到我们的头上、身上和脖颈里。竹林里,散落着三三两两的茶叶树,茂盛、青绿,很有精神。这些茶叶树,平时也没有人管理和关注,和野生的没有什么区别。

水汽越来越重,脚下的路也越来越狭窄。在一处稍平整的洼地,有一棵外形奇特的树,接近地面的树干弯曲着,极像一棵巨大的人参。树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千年人参树,再活五百年。

来到一处简易水闸前,向导停下了脚步,说:“你们继续往前走,十分钟后,我就开闸。”

我们五人继续前行。溪岸的小径与路边那些荒废的田都长满了野草,蓬蓬勃勃的。它们高高低矮,粗细不一,随路曲曲弯弯,别有趣味。草中又有各色野花恰到好处地点缀,让草丛不单调也不孤独。越往下,路越崎岖、陡峭。

溪水缓缓地流,像一条晶亮的白色缎带。我们跟着飘带走,一直要走到山谷深处。我们想要急切地寻找瀑布的身影,可伸过来的树枝却把小路挤窄了,似乎那不是山间小路,而是一条

线,一直把我们往深处拉。好在勤劳智慧的五冲人民就地取材,用树根或者竹子、藤条做成一级级阶梯,做成一条条护栏,这才让我们一路的行走有惊无险。

我们的身上几乎全湿了,不知是水汽还是汗水。渐渐真切地听到瀑布的水声,觉得就在眼前,但因为浓密的树木,一点也看不见。我们却大受鼓舞,不由加快了脚步。走过一段又一段差不多是垂直向下的小路,我们看见了瀑布的身影,那一抹白在层密的树枝间不断地闪烁,像是织布机上织就的白白。

到了,到了,终于到了!站在山谷最深处,抬头一看,瀑布水势不大,就像一块白色纱巾披在青山少女的身上,又似老人白雪般的银发随风飘动。我们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径,来到了瀑布对面的简易观景台。紧接着,有低沉的轰鸣声传来,似是有车沉闷地通过——应该是开闸后的大水流来了。片刻之后,咆哮的瀑布涌来了。万顷瀑水从数十丈的山岩轰鸣而下,像天上银河破空倾泻,途中不断地被凸出的山岩拦截,更让瀑流飞溅,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声响,最终跌落深潭,腾起一片烟雾,氤氲的水气随风拂面,凉丝丝、湿漉漉的。身边的几个好友见此情景,都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欢呼声。此时,他们该是被满山的叠翠和奔泻的瀑流感染得物我两忘了吧。我也被感染着,跟着欢呼起来。瀑布声、欢呼声,在山谷里回荡,相互碰撞着,交流着,在空谷中翻飞,又被群山挡回,散裂成脆亮的回声,又一片片飞回来,撒在了那些奔腾的瀑水上,那些水儿就更加一个劲儿地欢鸣。这时候,倾泻的瀑布、深潭里的略带浑黄的瀑水,头顶上蓝天里飘过的白云、曲折神秘的溪谷、烂漫的山花和茂密的树木,成就了大美景观的雄浑交响。

想来,这滴水冲瀑布实在是太低调了。西岭这一座偏僻的小镇,曾经给人的印象是贫穷落后的。这滴水冲瀑布,就像是大自然这位收藏家所收藏的一幅山水画,挂在五冲深处,养在深闺人未识。有一句话,叫做不破不立。这滴水冲瀑布,在这陡峭的谷底,时而从容不迫,缓缓流淌,柔波荡漾,时而湍急向前,成溪成泉,到了绝境,就是一个纵身,腾空一跃!这瀑布的力量,就恰似西岭人民敢想敢干、勇于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勇敢无畏的心。

诗两首

孙文愿

游东洲岛

湘水名洲史纪三,君山茶茂岛桔香。
 东洲时秀回归上,桃浪泱泱楼华瞻。

夫之楼

昔时船院展庵前,今世王楼耸院南。
 仰舜崇儒革百论,随风顺水化人寰。

黎明

廖书亮

让母亲找到青春时光

她用 手扒开每一个黎明
 跟手 跟脚钻进鸟鸣的圈子
 遗弃的 空水瓶,宛如一抹朝霞
 绽放。 犀利的眼睛跟影子一道
 消瘦在 我们的梦魇
 在她常经过的阳台上
 我栽满 花花草草
 试图 唤醒她的季节
 照亮她 面容
 却因 无人欣赏而干涸枯败
 一个 被我戏谑
 创造『剩余价值』的老女人
 畅游在 黎明的缝隙
 那些 废弃的水瓶
 如同 禾苗茂盛